



服部文庫
イ 17
2079
1



2079
1

新序叙

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萬民之衆千歲之遠其教既明其政既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歷在數十作者非一而言未嘗不相爲終始化

新序

新序
卷之六
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者有
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
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間嘗更衰
亂而餘澤未熄之時百家衆說未有
能出其間者也及周之末在先王之
教化泯度既廢餘澤既熄世之治方

術者蓋得其一偏故人奮其私意家
尚其私學學者逢蠹起於中國皆明其
所長而昧其所短務其所得而諱其
所失天下之士各自爲言而不能相
通世人之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
有歸也先王之遺文雖在皆絀而不

新序
講况至於秦為_名在_所大禁_哉漢興六
藝皆得_於散絕殘脫之餘世無復_明
先王之道為_衆說之所蔽闇而不_明
鬱而不發而怪奇可喜之論各師_異
見皆自_名家者誕漫於中國一切不
異於周之末_在其弊至於今尚在也

自斯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於聖人
而能純_於道德之美者楊雄氏而止
耳如向之徒皆不免為_衆說之蔽而
不知有折衷者也孟子曰待文王而
後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
猶興漢之士豈特無_明先王之道以

新序
卷之六
一之者哉亦其出於是時者豪傑之士少故不能特起於淩倍之中絕學之後也蓋向之序此書於今最爲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既

惜其不可見者而校其可見者特詳焉亦足以知臣之志者豈好辯哉蓋臣之不得已也編校書籍臣曾鞏上

新序

卷第一

目錄

新序目錄

卷第一

雜事一

卷第二

雜事二

卷第三

雜事三

卷第四

雜事四

新

序

卷第五

雜事五

卷第六

刺奢

卷第七

節士上

卷第八

節士下

卷第九

善謀上

卷第十

善謀下

新序卷第一



雜事第一

漢 沛郡劉向著
明 新安程榮校

昔者舜自耕稼陶漁而躬孝友父瞽瞍頑母嚚及弟象傲皆下愚不移舜盡孝道以供養瞽瞍瞽瞍與象為浚井塗廩之謀欲以殺舜舜孝益篤出田則號泣年五十猶嬰兒慕可謂至孝矣故耕於歷山歷山之耕者讓畔陶於河濱河濱之陶者器不苦窳漁於雷

舜化

孔子化魯

澤雷澤之漁者分均及立為天子天下化之蠻夷率服北發渠搜南撫交趾莫不慕義麟鳳在郊故孔子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舜之謂也孔子在州里篤行孝道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畋漁分有親者得多孝以化之也是以七十二子自遠方至服從其德魯有沈猶氏者且飲羊飽之以欺市人公慎氏有妻而淫慎潰氏奢侈驕佚魯市之鬻牛馬者善豫賈孔子將為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之鬻馬牛不豫賈布正

叔教悖性

以待之也既為司寇季孟墮郈費之城齊人歸所侵魯之地由積正之所致也故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孫叔敖為嬰兒之時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而泣其母問其故叔敖對曰聞見兩頭之蛇者死嚮者吾見之恐去母而死也其母曰蛇今安在曰恐他人又見殺而埋之矣其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天報以福汝不死也及長為楚令尹未治而國人信其仁也禹之興也以塗山桀之亡也以末喜湯之興也以有莘紂之亡也以妲己文武之興也以任姒幽王之亡

樊姬冰炭
り子

也。以褒姒是以詩正關雎而春秋褒伯姬也。樊姬楚國之夫人也。楚莊王罷朝而晏問其故。莊王曰：今日與賢相語，不知日之晏也。樊姬曰：賢相為誰？王曰：為虞丘子。樊姬掩口而笑。王問其故，曰：妾幸得執巾櫛以侍王，非不欲專貴擅愛也，以為傷王之義，故所進與妾同位者數人矣。今虞丘子為相數十年，未嘗進一賢，知而不進，是不忠也；不知是不智也。安得為賢？明日朝，王以樊姬之言告虞丘子。虞丘子稽首曰：如樊姬之言，於是辭位而進。孫叔敖、孫叔敖相楚，莊王

史彌厥諫

卒以霸樊姬與有力焉

衛靈公之時，遽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衛大夫史鮪患之，數以諫靈公而不聽。史鮪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治喪於北堂。吾不能進，遽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置尸北堂於我足矣。史鮪死，靈公往弔，見喪在北堂，問其故。其子具以父言對。靈公蹴然易容，寤然失位，曰：夫子生則欲進賢而退不肖，死且不懈，又以屍諫，可謂忠而不衰矣。於是乃召遽伯玉而進之。

祁奚之舉

以爲卿退彌子瑕徙喪正堂成禮而後返衛國以治
史鱒字子魚論語所謂直哉史魚者也
晉大夫祁奚老晉君問曰孰可使嗣祁奚對曰解狐
可君曰非子之讐耶對曰君問可非問讐也晉遂舉
解狐後又問孰可以爲國尉祁奚對曰午也可君曰
非子之子耶對曰君問可非問子也君子謂祁奚能
舉善矣稱其讐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書曰不偏不
黨王道蕩蕩祁奚之謂也外舉不避仇讐內舉不回
親戚可謂至公矣唯善故能舉其類詩曰唯其有之

楚共王有疾

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楚共王有疾召令尹曰常侍筦蘇與我處常忠我以
道正我以義吾與處不安也不見不思也雖然吾有
得也其功不細必厚爵之申侯伯與處常縱恣吾吾
所樂者勸吾爲之吾所好者先吾服之吾與處歡樂
之不見戚戚也雖然吾終無得也其過不細必亟遣
之令尹曰諾明日王薨令尹卽拜筦蘇爲上卿而逐
申侯伯出之境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
死其言也善言反其本性共王之謂也故孔子曰朝

新序 卷一 三

魏武
魏武

聞道夕死可矣於以開後嗣覺來世猶愈沒身不寤者也

昔者魏武侯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朝而有喜色吳起進曰今者有以楚莊王之語聞者乎武侯曰未也莊王之語柰何吳起曰楚莊王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進曰君朝而有憂色何也莊王曰吾聞之諸侯自擇師者王自擇友者霸足已而群臣莫之若者下今以不穀之不肖而議於朝且群臣莫能逮吾國其幾於亡矣吾是以有憂色也莊

師曠
師曠
師曠

王之所以憂而君獨有喜色何也武侯逡巡而謝曰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衛國遂獻公晉悼公謂師曠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也夫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無使失性良君將賞善而除民患愛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若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若雷霆夫君神之主也而民之望也天之愛民甚矣豈使一人肆於民上以縱其淫而棄天地之性乎必不然矣若困民之性乏神之祀

帝命不推

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焉用之不去何為公曰善
趙簡子上羊腸之坂群臣皆偏袒推車而虎會獨擔
戟行歌不推車簡子曰寡人上坂群臣皆推車會獨
擔戟行歌不推車是會為人臣侮其主為人臣侮其
主其罪何若虎會對曰為人臣而侮其主者死而又
死簡子曰何謂死而又死虎會曰身死妻子又死若
是謂死而又死君既已聞為人臣而侮其主者之罪
矣君亦聞為人君而侮其臣者乎簡子曰為人君而
侮其臣者何若虎會對曰為人君而侮其臣者智者

用也

不為謀辯者不為使勇者不為鬪智者不為謀則社
稷危辯者不為使則使不通勇者不為鬪則邊境侵
簡子曰善乃罷群臣不推車為士大夫置酒與群臣
飲以虎會為上客
昔者周舍事趙簡子立趙簡子之門三日三夜簡子
使人出問之曰夫子將何以令我周舍曰願為謬謬
之臣墨筆操牘隨君之後司君之過而書之日有記
也月有效也歲有得也簡子悅之與處居無幾何而
周舍死簡子厚葬之三年之後與諸大夫飲酒酣簡

子泣諸大夫起而出口臣有死罪而不自知也簡子曰大夫反無罪昔者吾友周舍有言曰百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衆人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昔紂昏昏而亡武王諤諤而昌自周舍之死後吾未嘗聞君過也故人君不聞其非及聞而不改者亡吾國其幾於亡矣是以泣也

翟黃直臣

魏文侯與士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也群臣皆曰君仁君也次至翟黃曰君非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長子臣

以此知君之非仁君文侯大怒而逐翟黃黃起而出去次至任座文侯問寡人何如君也任座對曰君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臣聞之其君仁者其臣直向翟黃之言直臣是以知君仁君也文侯曰善復召翟黃入拜為上卿

中行寅誅中以

中行寅將亡乃召其太祝而欲加罪焉曰子為我祝犧牲不肥澤耶且齋戒不敬耶使吾國亡何也祝簡對曰昔者吾先君中行穆子皮車十乘不憂其薄也憂德義之不足也今主君有革車百乘不憂德義之

薄也唯患車不足也夫舟車飾則賦歛厚賦歛厚則民怨謗詛矣且君苟以為祝有益於國乎則詛亦將為損世亡矣一人祝之一國詛之一祝不勝萬詛國亡不亦宜乎祝其何罪中行子乃慚

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楚王聞之召令尹子西而問焉曰秦欲觀楚之寶器吾和氏之璧隨侯之珠可以示諸令尹子西對曰不知也召昭奚恤而問焉昭奚恤對曰此欲觀吾國得失而圖之不在寶器在賢臣珠玉玩好之物非寶重者王遂使昭奚恤

楚寶賢臣

應之昭奚恤發精兵三百人陳於西門之內為東面之壇一為南面之壇四為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東面令尹子西南面太子子敖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反次之昭奚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客欲觀楚國之寶器楚國之所寶者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廩使民各得其所令尹子西在此奉珪璧使諸侯解忿悁之難交兩國之歡使無兵革之憂太子子敖在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鄰國鄰國亦不見侵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整兵戎以當

疆敵提枹鼓以動百萬之衆所使皆趨湯火蹈白刃
出萬死不顧一生之難司馬子反在此懷霸王之餘
議攝治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唯大國之所觀秦使
者懼然無以對昭奚恤遂揖而去秦使者反言於秦
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遂不伐楚詩云濟濟多士
文王以寧斯之謂也

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景公賜之酒酣范昭
曰願請君之樽酌公曰酌寡人之樽進之於客范昭
已飲晏子曰徹樽更之罇觶具矣范昭佯醉不悅而

晏子折衝樽俎

起舞謂太師曰能為我調成周之樂乎吾為子舞之
太師曰其臣不習范昭趨而出景公謂晏子曰晉大
國也使人來將觀吾政也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柰
何晏子曰夫范昭之為人非陋而不識禮也且欲試
吾君臣故絕之也景公謂太師曰子何以不為客調
成周之樂乎太師對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若
調之必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也而欲舞天子之樂
臣故不為也范昭歸以告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臣欲
試其君而晏子識之臣欲犯其禮而太師知之仲尼

固桑說六
田桑說六
田桑說六

聞之曰夫不出於樽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而太師其與焉

晉平公浮西河中流而歎曰嗟乎安得賢士與共此樂者船人固桑進對曰君言過矣夫劍產于越珠產于江漢王產昆山此三寶者皆無足而至今君苟好士則賢士至矣平公曰固桑來吾門下食客者三千餘人朝食不足暮收市租暮食不足朝收市租吾尚可謂不好士乎固桑對曰今夫鴻鵠高飛冲天然其所恃者六翮耳夫腹下之毳背上之毛增去一把飛不

固桑說六
田桑說六
田桑說六

為高下不知君之食客六翮邪將腹背之毳也平公默然而不應焉

楚威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邪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陵採薇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而已也引商刻角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是其曲彌高者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鯨鳳鳥上擊

新序 卷一
于九千里絕浮雲負蒼天翱翔乎窈冥之上夫糞田
之鵝豈能與之斷天地之高哉鯨魚朝發崑崙之虛
暴鬣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
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鯨也士亦有之
夫聖人瑰意竒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
所為哉

師曠說三墨
晉平公間居師曠侍坐平公曰子生無目朕甚矣子
之墨墨也師曠對曰天下有五墨墨而臣不得與一
焉平公曰何謂也師曠曰群臣行賂以采名譽百姓

侵寃無所告訴而君不悟此一墨墨也忠臣不用用
臣不忠下才處高不肖臨賢而君不悟此二墨墨也
姦臣欺詐空虛府庫以其少才覆塞其惡賢人逐姦
邪貴而君不悟此三墨墨也國貧民罷上下不和而
好財用兵嗜欲無厭諂諛之人容容在旁而君不寤
此四墨墨也至道不明法令不行吏民不正百姓不
安而君不悟此五墨墨也國有五墨墨而不危者未
之有也臣之墨墨小墨墨耳何害乎國家哉
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軍孰先亡乎對曰其中

申公巫臣之政
韓

楚王以巫臣
為先王忠

行氏乎文子曰何故先王對曰中行氏之為政也以苛為察以欺為明以刻為忠以計多為善以聚斂為良譬之其猶鞞革者也大則大矣裂之道也當先亡楚莊王既討陳靈公之賊殺夏徵舒得夏姬而悅之將近之申公巫臣諫曰此女亂陳國敗其群臣嬖女不可近也莊王從之令尹又欲取申公巫臣諫令尹從之後襄尹取之至恭王與晉戰于鄢陵楚兵敗襄尹死其尸不反數求晉不與夏姬請如晉求尸楚方遣之申公巫臣將使齊私說夏姬與謀及夏姬行而

申公巫臣廢使命道亡隨夏姬之晉令尹將徙其族言之於王曰申公巫臣諫先王以無近夏姬今身廢使命與夏姬逃之晉是欺先王也請徙其族王曰申公巫臣為先王謀則忠自為謀則不忠是厚於先王而自薄也何罪於先王遂不徙

新編 卷一 十一

新序卷第二

漢 沛郡劉向著
明 新安程榮校

雜事第二

昔者唐虞崇舉九賢布之於位而海內大康夏荒來
賓麟鳳在郊商湯用伊尹而文武用太公閔天
成王任周召而海內大治越裳重譯祥瑞並降
遂安千載皆由任賢之功也無賢臣雖五帝三王
不能以興齊桓公得管仲有霸諸侯之榮失管仲
而有危亂之辱

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繆公用之而霸楚不用伍子胥而破吳闔廬用之而霸夫差非徒不用子胥也又殺之而國卒以亡燕昭王用樂毅推弱燕之兵破疆齊之讎屠七十城而惠王廢樂毅更代以騎劫兵立破二十七城此父用之子不用其事可見也故闔廬用子胥以興夫差殺之而以亡昭王用樂毅以勝惠王逐之而敗此的的然若白黑秦不用叔孫通項王不用陳平韓信而皆滅漢用之而大興此未遠也夫失賢者其禍如彼用賢者其福如此人君莫不求賢

以自輔然而國以亂亡者所謂賢者不賢也或使賢者為之與不肖者議之使智者圖之與愚者謀之不肖嫉賢愚者嫉智是賢者之所以隔蔽也所以千載不合者也或不肖用賢而不能久也或久而不能終也或不肖子廢賢父之忠臣其禍敗難一二錄也然其要在於已不明而聽衆口譖愬不行斯為明也魏龐恭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來言市中有一虎王信之乎王曰否曰二人言王信之乎曰寡人疑矣曰三人言王信之乎曰寡人信之矣龐恭曰夫

辛命

市之無虎明矣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魏遠於市
 議臣者過三人願王察之也魏王曰寡人知之矣及
 龐恭自邯鄲反讒口果至遂不得見甘茂下蔡人也
 西入秦數有功至武王以為左丞相樗里子為右丞
 相樗里子及公孫子皆秦諸公子也其外家韓也數
 攻韓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至周室者其道
 乎韓之宜陽欲使甘茂伐韓取宜陽以通道至周室
 甘茂曰請約魏與伐韓令向壽輔行甘茂既約魏許
 甘茂還至息壤謂向壽曰子歸言之王魏聽臣矣然

願王勿伐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問其
 故對曰宜陽大縣也名為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
 行千里攻之難昔者曾參之處鄭人有與曾參同名
 姓者殺入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
 然一人又來告之其母曰吾子不殺人有頃一人又
 來告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
 母信之也然三人疑之其母懼焉今臣之賢也不若
 曾參王之信臣也又不如曾參之母之信曾參也疑
 臣者非特二人也臣恐大王投杼也魏文侯令樂羊

曾母投杼

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語功文侯示之
 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
 力也今臣羈旅也樗里子公孫子二人挾韓而議王
 必信之是王欺魏而臣受韓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
 也使伐宜陽五月而宜陽未拔樗里子公孫子果爭
 之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
 因悉起兵使甘茂將擊之遂拔宜陽及武王薨昭王
 立樗里子公孫子讒之甘茂遇罪卒奔齊故非至明
 其孰能毋用讒乎

楚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畏昭奚恤亦誠何如江乙
 答曰虎求百獸食之得一狐狐曰子毋敢食我也天
 帝令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帝命也所以我為不信
 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見我無不走虎以為
 然隨而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已而走也以為
 畏狐也今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任之於昭
 奚恤也北方非畏昭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
 百獸之畏虎故人臣而見畏者是見君之威也君不
 用則威亡矣

引時

魯君使宓子賤為單父宰子賤辭去因請借善書者二人使書憲書教品魯君予之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而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苦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單父之化大治故孔子曰君子哉子賤魯無君子者斯安取斯美其德也

款魚論君

楚人有獻魚楚王者曰今日漁獲食之不盡賣之不售棄之又惜故來獻也左右曰鄙哉辭也楚王曰子

不知漁者仁人也蓋聞困倉粟有餘者國有饑民

作下民後官多幽女者下民多曠夫餘衍之蓄聚於

府庫者境內多貧困之民皆失君入之道故

有肥魚廐有肥馬民有饑色是以亡國之君藏於府

庫寡人聞之久矣未能行也漁者知之其以此諭寡

人也且今行之於是乃遣使恤鰥寡而存孤獨出倉

粟發幣帛而振不足罷去後官不御者出以妻鰥夫

楚民欣欣大悅鄰國歸之故漁者嘗獻餘魚而楚國

賴之可謂仁智矣

論

卷二

四

昔者鄒忌以鼓琴見齊宣王宣王善之鄒忌曰夫琴所以象政也遂為王言琴之象政狀及霸王之事宜王大悅與語三日遂拜以為相齊有稷下先生喜議政事鄒忌既為齊相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屬七十二人皆輕忌以謂設以辭鄒忌不能及乃相與俱往見鄒忌淳于髡之徒禮倨鄒忌之禮卑淳于髡等曰狐白之裘補之以弊羊皮何如鄒忌曰敬諾請不敢雜賢以不肖淳于髡曰方內而負鈿如何鄒忌曰敬諾請謹門內不敢留賓客淳于髡等曰二人共牧一羊

羊不得食人亦不得息何如鄒忌曰敬諾減吏省食使無擾民也淳于髡等三稱鄒忌三知之如應響淳于髡等辭屈而去鄒忌之禮倨淳于髡等之禮卑故所以尚于將莫邪者貴其立斷也所以貴騏驎者為其立至也必且歷日曠久乎絲鼈猶能挈石駑馬亦能致遠是以聰明捷敏人之美材也子貢曰回也聞一以知十美敏捷也

昔者燕相得罪於君將出亡召門下諸大夫曰有能從我出者乎三問諸大夫莫對燕相曰嘻亦有士之

不施財理
亦死重

晉文出獵
大蛇

不足養也。大夫有進者曰：亦有君之不能養士，安有士之不足養者？凶年饑歲，士糟粕不厭，而君之犬馬有餘穀粟，隆冬烈寒，士短褐不完，四體不蔽，而君之臺觀帷幪，錦繡隨風飄飄，而弊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施君之所輕，而求得士之所重，不亦難乎？燕相遂慙遁逃，不復敢見。

晉文公出獵，前驅曰：「前有大蛇，高如隄，阻道，竟之。」文公曰：「寡人聞之，諸侯夢惡則修德，大夫夢惡則脩官，士夢惡則脩身。如是而禍不至矣。」今寡人有過，天以

戒寡人，還車而反。前驅曰：「臣聞之，喜者無賞，怒者無刑。今禍福已在前矣，不可變，何不遂驅之？」文公曰：「不然。夫神不勝道，而妖亦不勝德。禍福未發，猶可化也。還車，友宿齋三日，請於廟曰：『孤少犧不肥，幣不厚，罪一也；孤好弋獵，無度數，罪二也；孤多賦，斂重刑罰，罪三也。請自今以來者，關市無征，澤梁無賦，斂赦罪人，舊田半稅，新田不稅，行此令，未半旬，守蛇更夢，天帝殺蛇，曰：何故當聖君道？為而罪當死。發夢視蛇，臭腐矣。』」

文公曰：「然。夫神果不勝道，而妖亦不勝德，柰

何其無究理而任天也應之以德而已

梁君曰善

梁君出獵見白鴈群梁君下車欲射之道有行者梁君謂行者止行者不止白鴈群駭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孫襲下車撫矢曰君止梁君忿然作色而怒曰襲不與其君而顧與他人何也公孫襲對曰昔齊景公之時天大旱三年上之曰必以入祠乃雨景公下堂頓首曰此吾所以求雨者為吾民也今必使吾以入祠乃且雨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天大雨方千里者何也為有德於天而惠於民也今王君

國姓六

以白鴈之故而欲射入襲謂主君言無異於虎狼梁君援其手與上車歸入廟門呼萬歲曰幸哉今日也他人獵皆得禽獸吾獵得善言而歸

武王勝殷得一虜而問焉曰而國有妖乎一虜答曰吾國有妖晝見星而雨血此吾國之妖也一虜答曰此則妖也雖然非其大者也吾國之妖其大者子不聽父弟不聽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

晉文公出田逐獸磔入大澤迷不知所出其中有漁者文公謂曰我若君也道安從出我且厚賜若漁者

漁者諫文

新序

卷二

曰臣願有獻公日出澤而受之於是遂出澤公令曰子之所欲以教寡人者何等也願受之漁者曰鴻鵠保河海之中厭而欲移徙之小澤則必有九繒之憂黿鼉保深淵厭而出之淺渚則必有羅網釣射之憂今君逐獸磔入至此何行之太遠也文公曰善哉謂從者記漁者名漁者曰君何以名為君其尊天事地敬社稷固四國慈愛萬民薄賦斂輕租稅者臣亦與焉君不敬社稷不固四國外失禮於諸侯內逆民心一國流亡漁者雖得厚賜不能保也遂辭不受曰君

農夫諫文

亟歸國臣亦反吾漁所

晉文公逐麋而失之間農夫老古曰吾麋何在老古以足指曰如是往公曰寡人問子以足指何也老古振衣而起曰一不意人君如此也虎豹之居也厭閑而近人故得魚鼈之居也厭深而之淺故得諸侯厭衆而亡其國詩云維鷦有巢維鳩居之君放不歸人將君之於是文公恐歸遇欒武子欒武子曰獵得獸乎而有悅色文公曰寡人逐麋而失之得善言故有悅色欒武子曰其人安在乎曰吾未與來也欒武子

扁鵲之齊桓

新序 卷二 九
曰居上位而不恤其下驕也緩令急誅暴也取人之
言而棄其身盜也文公曰善還載老古與俱歸
扁鵲見齊桓侯立有間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
將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曰醫之好利
也欲治不疾以為功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疾在
肌膚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居十日
扁鵲復見曰君之疾在腸胃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
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望桓侯而還走
桓侯使人問之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也在

莊辛諫楚襄王

肌膚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大劑之所及也在骨髓
司命之所無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
日桓侯體痛使人索扁鵲扁鵲已逃之秦矣桓侯遂
死故良醫之治疾也攻之於腠理此事皆治之於小
者也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故聖人蚤從事矣
莊辛諫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從新安君與
壽陵君同軒淫衍侈靡而忘國政郢其危矣王曰先
生老僂歟安為楚國妖歟莊辛對曰臣非敢為楚妖
誠見之也君王卒近此四子者則楚必亡矣辛請留

於趙以觀之。於是十月，王果亡平山，江漢鄢郢之地。於是王乃使召莊辛。至於趙，辛至。王曰：「嘻！先生來邪？」寡人以不用先生，言至于此，為之柰何？莊辛曰：「君王用辛言則可，不用辛言，又將甚乎！此度人有稱曰：『亡羊而固牢，未為遲；見鬼而呼狗，未為晚。』湯武以百里王，桀紂以天下亡。今楚雖小，絕長繼短，以千里數，豈特百里哉！且君王獨不見夫青蛉乎？六足四翼，蜚翔乎天地之間，求蚊虻而食之，時甘露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民無爭也。不知五尺之童子，膠絲竿加

之乎？四仞之上而下，為蠱蛾食，已青蛉猶其小者也。夫爵兔豕白，粒仰棲茂樹，鼓其翼奮其身，自以為無

按朱絲臣句亦通

高蔡為高陵

延操

也。鴻鵠嬉遊乎江漢，息留乎大沼，俛啄鰕鯉，仰奮陵衡，脩其六翮，而陵清風，麤搖高翔，一舉千里，自以為無患，與民無爭也。不知弋者選其弓弩，脩其防翳，加繒繳其頸，投乎百仞之上，引纖繳，揚微波，折清風，而殞。故朝遊乎江河，而暮調乎鼎俎，鴻鵠猶其小者也。

於趙以觀之。於是不出十月，王果亡。平山江漢鄢郢之地，於是王乃使召莊辛。至於趙，辛至。王曰：「嘻！先生來邪？」寡人以不用先生言，至于此，為之柰何？莊辛曰：「君王用辛言則可，不用辛言，又將甚乎！此度人有稱曰：亡羊而固牢，未為遲見；鬼而呼狗，未為晚湯。武以百里王，桀紂以天下亡。今楚雖小，絕長繼短，以千里數，豈特百里哉！且君王獨不見夫青蛉乎？六足四翼，蜚翔乎天地之間，求蚊虻而食之，時甘露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民無爭也。不知五尺之童子，膠絲竿加

之乎？四仞之上而下，為蟲蛾食，已青蛉猶其小者也。夫爵俛啄白粒，仰棲茂樹，鼓其翼奮其身，自以為無患與民無爭也。不知公子王孫，左把彈，右攝丸，定操持，審參連，故晝遊乎茂樹，夕和乎酸醎，爵猶其小者也。鴻鵠嬉遊乎江漢，息留乎大沼，俛啄鰕鯉，仰奮陵衡，脩其六翮，而陵清風，庶搖高翔，一舉千里，自以為無患與民無爭也。不知弋者選其弓，弩脩其防，翳加繒，繳其頸，投乎百仞之上，引纖繳，揚微波，折清風，而殞。故朝遊乎江河，而暮調乎鼎俎，鴻鵠猶其小者也。

蔡侯之事故是也。蔡侯南遊乎高陵，北徑乎巫山，逐麋麇麀鹿，潢谿子隨時為嬉遊乎高蔡之圃，溢滿無涯，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子發受令，宣王厄以淮水，填以巫山，庚子之朝，纓以朱絲，臣而奏之乎宣王也。蔡侯之事猶其小者也。今君王之事遂以左州侯、右夏侯、從新安君、與壽陵君、淫衍侈糜、康樂遊娛、馳騁乎雲夢之中，不以天下與國家為事，不知穰侯方與秦王謀，寘之以鼃厄而投之乎鼃塞之外。一有襄王大懼形體掉栗曰謹受令乃封莊辛為成陵君而用計

反裘負芻

焉與舉淮北之地十二諸侯。魏文侯出遊，見路人反裘而負芻。文侯曰：胡為反裘而負芻？對曰：臣愛其毛。文侯曰：若不知其裏盡而毛無所恃，邪？明年東陽上計，錢布十倍。大夫畢賀，文侯曰：此非所以賀我也。譬無異夫路人反裘而負芻也。將愛其毛，不知其裏盡，毛無所恃也。今吾田地不加廣，士民不加衆，而錢十倍，必取之士大夫也。吾聞之下不安者，上不可居也。此所以賀我也。

楚莊王問於孫叔敖

楚莊王問於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為國是也。孫

叔敖曰國之有是衆非之所惡也臣恐王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乎亦在臣乎孫叔敖曰國君驕士曰士非我無道音由彼也貴富士驕君曰國非士無道安強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飢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國是無適定矣夏桀殷紂不定國是而以合其取舍者為是以不合其取舍者為非故致亡而不知莊王曰善哉願相國與諸侯士大夫共定國是寡人豈敢以福國驕士民哉

楚莊王蒞政三年不治而好隱戲社稷危國將亡士

莊王好臣

慶問左右群臣曰王蒞政三年不治而好隱戲社稷危國將亡胡不入諫左右曰子其入矣士慶入再拜而進曰隱有大鳥來止南山之陽三年不蜚不鳴不審其故何也王曰子其去矣寡人知之矣士慶曰臣言亦死不言亦死願聞其說王曰此鳥不蜚以長羽翼不鳴以觀群臣之愚是鳥雖不蜚蜚必冲天雖不鳴鳴必驚人音由彼也士慶稽首曰所願聞也王大悅士慶之問而拜之以為令尹授之相印士慶喜出門顧左右笑曰吾王成王也中庚子聞之跪而泣曰臣尚衣冠

御郎十三年矣前為豪矢而後為藩蔽王賜士慶相
 印而不賜臣臣死將有日矣王曰寡人居泥塗市子
 所與寡人言者內不及國家外不及諸侯如子者可
 富而不可貴也於是乃出其國寶璧玉以賜之曰忠
 信者士之行也言語者士之道路也道路不修治士
 無所行矣

靖郭君欲
 城薛

靖郭君欲城薛而客多以諫君告謁者無為客通事
 於是有一齊人曰臣願一言過一言臣請烹謁者贊
 客客曰海大魚因反走靖郭君曰請少進客曰否臣

不敢以死戲靖郭君曰嘻寡人毋得已試復道之客
 曰君獨不聞海大魚乎網弗能止繳不能牽碣而失
 水陸居則螻蟻得意焉且夫齊亦君之水也君已有
 齊奚以薛為君若無齊城薛猶且無益也靖郭君大
 悅罷民弗城薛也

無益福齊

齊有婦人極醜無雙號曰無鹽女其為人曰頭深
 目長壯大節昂鼻縮喉肥項少髮折腰出曾皮膚若
 漆行年三十無所容入衞嫁不售流棄莫執於是乃
 拂拭短褐自詣宣王願一見謂謁者曰妾齊之不售

女也。聞君王之聖德，願備後宮之掃除，頓首司馬門外。唯王幸許之，謁者以聞。宣王方置酒於漸臺，左右聞之，莫不掩口而大笑曰：「此天下強顏女子也。」於是宣王乃召而見之，謂曰：「昔先王為寡人取妃匹，皆已備有列位矣。寡人今日聽鄭衛之聲，嘔吟感傷，揚激楚之遺風。今夫人不容鄉里布衣而欲千萬乘之主，亦有竒能乎？」無鹽女對曰：「無有。」直竊慕大王之美義耳。王曰：「雖然，何喜良久？」曰：「竊嘗喜隱王曰：『隱固寡人之所願也。』試一行之，言未卒，忽然不見矣。」宣王大驚。

立發隱書而讀之，退而惟之，又不能得。明日復更召而問之，又不以隱對。但揚目銜齒，舉手拊肘，曰：「殆哉！殆哉！如此者。」四宣王曰：「願遂聞命。」無鹽女對曰：「今大王之君國也。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讐。外有三國之難，內聚姦臣，衆人不附。春秋四十壯男不立，不務衆子，而務衆婦，尊所好而忽所恃。一旦山陵崩弛，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漸臺五重黃金，白玉琅玕，龍疏翡翠，珠璣莫落，連飾萬民，罷極。此二殆也。賢者伏匿於山林，諂諛強於左右，邪僞立於本朝，諫者不得通。

入此三殆也。酒漿流湏，以夜續朝。女樂俳優，從橫大
笑。外不脩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治。此四殆也。故
曰殆哉殆哉。於是宣王掩然無聲，意入黃泉。忽然而
昂喟然而嘆曰：痛乎！無鹽君之言，吾今乃一聞。寡人
之殆，寡人之殆，幾不全。於是立停漸臺，罷女樂，退諂
諛，去彫琢，選兵馬，實府庫，四闢公門，招進直言，延及
側陋。擇吉日立太子，進慈母，顯隱女，拜無鹽君為王
后，而國大安者，醜女之力也。

新序卷第二終

